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07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

王剑冰 主编

## 精短美文



07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07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

王剑冰 主编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7 年中国精短美文 100 篇/王剑冰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54-3624-5

I. 2…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3006 号

责任编辑:刘 方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4.125 插页:3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0 千字 印数:1—11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散文观念

王剑冰

近些年来，无论是散文写作者还是评论者或是编辑者，都在力图改变或寻求散文创作的新途径。变革，就像一记钟声，无一时不鸣响于世纪的天空。上世纪末期出现大散文的先行者，拓宽了散文的疆域，新散文的后来者又在这疆域中精耕细作。但细致想来，前者是集团军的动作，后者则是游击队所为。构成的气候不一样。

散文似乎是越来越好写了，散文确乎是愈来愈难写了。尽管各种写手还在乐此不疲地敲打着现代的键盘，尽管各种报刊还在连篇累牍地堆砌着所谓的作品，但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还是微乎其微。

周庄有一个民间收藏家叫王龙官的，个人收藏的东西也有数万件之多。他说：现在好的东西难寻了，但是总还是有心寻找着。好的东西是会传递信息的，真的，当一个好东西被打开时，那种信息和灵气立时扑面而来，让你的两眼放光。

我们也是一直在寻找散文中这种好的东西，有着能够带给我们信息和灵气的东西。

我们这里大量收购也批销这种好的东西，各位如有私货或别有发现，请不要忘了荐给我们。

## 二

有人说散文很好写，有点事，有点人，有点心思，随便写出来就可以了。是的，说得不错，写出来是可以叫做散文的，但未必能被叫做好散文。好散文不只是有点事，有点人，有点心思，更主要的是在于怎么把这些东西说得更好，让人一看就觉得上眼，觉得有滋味，觉得来劲，不由得在心内拍一声案，叫一声好。这就是语言的作用了，这语言的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的问题。还是举例子吧：

“赤橙黄绿、宫商角徵、芳草奇卉、甜蔗苦莲，那有色、有声、有香、有味的事物，斑驳错杂、陆离纷陈于前；宇宙洪荒、龙光牛斗、沧海广漠、崇山峻岭，那至大、至高、至奇、至妙的景象，穷方竟隅，并生遍列于后。迅雷激电、飘风骤雨、兔起鹘落，那是速度的光荣；晨晖夕阴、朝花夕拾、青丝白发，那是时间的慨叹。这一切，佛家说都是‘空’，一切的描述都是皮相之判。然而这皮相的背后，有人偶开只眼，看到了‘数’，他们之中的大智大慧者称为数学家。”这段文字引自范曾的《何期执手成长别》，各位能感觉得到，没有深厚的古文基础与长期的文字演练，是不可能结构出这水光潋滟、山色空濛的语言方阵的。

另有贾平凹的《我有一个狮子军》的开篇：“我体弱多病，打不过人，也挨不起打，所以从来不敢在外动粗，口又浑，与人有说辞，一急就前言不搭后语，常常是回到家了，才想起一句完全可以噎住他的话来。我恨死了我的窝囊。我很羡慕韩信年轻时的样子，佩剑行街，但我佩剑已不现实，满街警察，容易被认作行劫嫌疑，只有在屋里看电视里的拳击比赛。”这样的语言，看似平平常常的叙说，拉家常一般，却暗藏着机诡与幽默。练成这样的手笔也并非易事，要不老贾就不会是少数群体中的一个了。

再看阿贝尔的《火车四周的风景》：“没有想到，秦岭，这样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一个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在我的视野和感受中却成了一个诗歌的意象，一个艺术的巨大元素。”“西安到了，列车擦过它的后腰，轻微的伤口几乎没有感觉。”“如果说秦地是我们先祖的思维器官，那么潼关以东便是他们的消化器官。”这里闪现着智慧、青春的

灵光，是对汉语新的理解和新的运用。

以上所引这三种话语方式，都能够让写作出彩，但又都不好运用，能够学得一个便就是成功。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里既需要多读书多积累，多向古人学习，向生活学习，更需要有先天的聪灵与慧敏。不管怎么说，要想写好散文，还是把锤炼语言当成一门学问，当成一件事永远做下去的好。

### 三

近年来，女性作家的写作呈多向性发展，关注历史，关注社会与人生的作品越来越多，且写作者越来越年轻化，知识的层面越来越高，其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把更多的视角放在性别本体，尤其是以女性的自身感觉与体味展现本真的生活。如方希的《乳话》、张艳茜的《为什么我的眼泪在飞》、马莉的《潮湿》、洁尘的《女人书》、潘向黎的《红楼隔雨相望冷》等，这同男性作家有了明显的区别，也让我们就此感觉到那种女性的、细腻的、纯粹的、安详的东西，那是她们拒绝了某些喧嚣与浮躁，静静地躲在尘世的一角，寻求的一种精神的慰眠。这些作品的胜处还在于超于内容自身，由文字的情调所释放出的个性质感。

贾平凹曾有一幅画，名字叫《古城人家》，旁边缀有一段文字写得很有意思：“那是一个黄昏，我才进了西安城南门，一位极时尚的女子立即让我心魂难守。我是一个外貌丑陋又衣着粗俗，但内心精神又颇现代的人，遂尾随她走。我自信我不是流氓，我尾随是要多看她几眼，并感念着她给予我的激动和喜悦。我不远不近地跟着她走过南大街，又走向一条小巷……”

老贾毫不隐瞒自己的俗人心态，我们也是一样，看到好的女子和女子好的东西总会眼睛发亮。

此集便也就看到了一群女子，作品便是她们的背影。让我们跟随她们，去一睹各自的风采。

## 四

新时期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对世界、生活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文化知识的追寻也成为一种必要而不是一种时髦。想通过文字表达的东西越来越多，文学的创作有了随意的、自由的空间和平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散文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如果说人们最初对诗歌的热爱是为精神的寄托找到了一种方式，对小说的热爱是对生活的追寻有了某种向往，那么，对散文的热爱就是找到了诉说心曲释解心灵的钥匙。这也是人们对世事的感知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这是一种自然的创作心态，不加任何掩饰、任何躲闪的心态，只有这种心态，才能把握正确的散文发展方向。市场经济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与人之间较过去更多地接触和碰撞，都使人们摆脱虚构的幻想，因而我们从散文中最直接地看到了来自于生活的痛苦、快乐、孤独、幸福、彷徨、挣扎、无奈和奋争。我们最直接地触摸到了最本真的心地。这是散文的真意，也是当前进行散文创作所必需的理念。

散文的格局越来越宽泛，写作也越来越自由，没有一个严格的说法，要求必须怎样，必须不能怎样，只要你写的文章能够感染人，就可以肯定并且值得坚持。而且，越朴实、越自然、越纯真的东西就越有生命力。散文不需要“雕梁画栋”，不需要“勾心斗角”。散文是帘外潺潺的雨，是塔铃敲动的风，是由此给人们带来的生长的东西、滋润的东西、开心的东西、联想的东西。

## 五

叫佳欣的小朋友同妈妈去串门，无意中发现桌子上有两块糖，遂抓在手中，妈妈看见了，小声对佳欣说：“别人的东西能随便拿吗？”佳欣说：“不能。”“那应该怎么办呢？”佳欣便将“别人的东西”放在了桌子上。妈妈同邻家阿姨海阔天空了近一个小时，两岁的佳欣就长久地守在桌子旁边。两块糖整齐地摆在那里，佳欣只是不时地看看，并不去动。邻家阿姨发现了，说：“快吃吧，这是人家的喜糖。不过，你得叫

我一声亲妈。”佳欣张口就叫：“亲妈——”遂使一群大人笑起来。

看见糖想吃是佳欣的天性，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准则规范。人是害怕成熟的，害怕融入社会与世俗。本性、环境、影响、所受教育及自我觉悟与约束都形成一个人的后天个性。季羨林在《病中笔记》中说：“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自我当然离自己最近，应该最容易认。事实证明正相反，自我最不容易认识。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才能、学问、道德、成就等等评估过高，永远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对自己是不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许多人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由此而生。”因而季老要辞“国学大师”、辞“科学界泰斗”、辞“国宝”。季老有多篇文章都袒露自己的灵魂，他是越活越清醒。徐怀谦的《愧对朱载堉》写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个不该受到冷落的伟大人物，而这样一个人物，竟早就看破红尘，淡泊功名利禄，他辞爵让国，隐居深山，专一坚守自己的爱好，“再休提无钱，再休提无权，一笔都勾断。”“种几亩薄田，栖茅屋半间，就是咱平生愿。”他还写有一首《十不足》，对贪得无厌者做了惟妙惟肖的刻画，颇似现代手机短信中的箴语。群体性往往对个体行为规范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性，也就会形成一定范围的必然性。徐宜发的一篇《山村的魅力》，即谈到这种社会性。作家走进党家村，发现了一种文化景观——家庭门训，也就有了独特的体悟。“尽管他们的教育方法、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们当时所提倡的做人准则、处世道德，至今仍有教育意义。”这些家庭门训如：“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处富贵之地要知贫贱人的苦恼，居安乐之场要知患难人的痛痒，在少壮之时要知老年人的辛酸，当旁观之境要知局内人的景况。”徐宜发在文章中感怀：每当一个人初到人间的时候，他的心灵都如同一张白纸，在成长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学习人类生存的本领，周围环境条件对人的成长，时刻都会起到潜移默化作用。这也许对应了本文的开篇。

此几篇文章有写自身的，有写个体的，有写群体的，都透显出一种精神的坐标。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我们说，散文既要有精神的愉悦作用，又当有心灵的纯化作用。愉悦作用主要是表现在写作的形式上的、语言上的、情节上的；纯化作用

则在提取人物的、历史的、社会的经验性的思想性的东西给人看。

## 六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形似散文，又有诗的内在韵律，散韵结合，铺叙造场，抒情造势。我觉得，它在当时就相当于现代的散文诗。赋的流变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等多个阶段。现在研究与创作的参照体多是指汉赋。

赋最早尚不是一种文学体裁。《汉书·艺文志》中“不歌而诵谓之赋”，说赋是诵说的意思。《诗经》六义中赋的手法是铺陈言志。赋，当是滥觞于荀子与屈原。他们是最早把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来写的，荀子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其文章语言简洁，句法整齐，既有押韵的诗，也有无韵的文。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则更加具有了赋的特征。但在当时，还是没有自觉地将赋列入一种文体。直到西汉刘向、刘歆编著屈原的著作时，首先以“屈原赋”称之。

可见《诗经》中有了赋体的雏形，至楚辞形成文体。后人常以辞赋合称。至汉代，赋成为最流行的文体，王国维曾说汉赋是作为标志汉代文学成就的“一代之文学”。汉赋承继了楚辞极尽描写、寥铺廓张的传统，扬弃了它的诞幻、神秘的泛神论，彰显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与礼赞，追求自然界与劳动所创造的真美与大美。汉赋又因时代和作品分大赋与小赋，大赋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文章多为长篇巨制，这是在西汉盛世。小赋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篇幅短小，时在东汉中末期。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班固的《两都赋》，扬雄的《甘泉赋》，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汉赋“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在阅读时可感跌宕起伏，气势飞扬，具有诗意感和音乐美。汉赋在丰富文学语汇、锤炼语言辞句，强化描述技巧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作赋必得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尤需通晓诗词曲赋：有饱满的创作激情，包括细腻的内在情感；有广域的文化积累，掌握所写历史、地理、人文等知识。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历史走到今天，文学呈多样化

发展，各路写手多方发挥，更有以赋体著雄文，畅写如画江河，倾吐胸中澜涛，实为感佩。但万不可形成模式化，千篇一律，还要在意摅虞所言：“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范曾先生为郑州炎黄二帝塑像而写的《炎黄赋》，其精、其势、其韵、其情于不长的文字中涌涌而出。《光明日报》“百城赋”中的篇章，起篇束尾各不相同，描写抒志各见特色，今人之文采，时代之气象，尽显其中。对赋这种文体的尝试，或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激赏、研习的可能。

## 七

看《实话实说》，有一个话题是谈收藏的。

嘉宾白先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在儿子的陪伴下找到他的家门，让他帮忙看一件东西。那是左一层右一层细布包了的一个瓷碗。老太太去买菜，卖菜的告诉她，这只碗是昨天才从地里挖出来的。老太太就用买菜的钱买了这只碗回来。

白先生看了一眼心里就有了数。就问老人，喜欢这东西吗？老人说喜欢。白先生的母亲正住着院。他想自己的母亲要是也有这样的爱好该多好啊。遂把老太太的儿子拉到一旁，说，看得出来你是个孝子，老人喜欢就让她喜欢吧，不就八十块钱吗？这么大岁数难得啊，还是不要给她说透好，让老人总有个高兴劲。

儿子就心领神会地把快乐的老人带走了。白先生只是出于一种好意，却没想到老人的儿子后来又打电话，说可是没辙了，母亲这些天已经拿回家好多个旧瓷碗了。白先生这才后悔没跟老人说实话。对于那些走火入魔的人来说，好的药方应该是“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让我想起文学上的相通之处。

有热好者，写出的东西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编辑、评论家、朋友总是不愿意说透，知道不行也说好。可能是出于好意，也可能是碍于情面，但往往给人以误导，让这些本没有多少文学素养和前途的感觉良好者，更一发不可收，自我感觉特好起来。叫苦不迭者更多的是读者了。

这样说来，迷误了收藏者，多是个人吃点亏，迷误了写作者，就有可能让众人吃亏了。因为违心说好的场合，有的是公众的，比如报刊上，比如研讨会上。那样，神圣的文学殿堂就会又多了一堆毫无价值的烂碗。

## 八

几年前就有传闻，说余秋雨封笔了，我搞不清楚此消息是否真实，更搞不清楚余秋雨为何要封笔。一个思想者或写作者对事物的看法，总是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要么是利用口舌，要么是利用文字，就受众者而言，我觉得还是文字的多一些。后来又有人说余秋雨要辞去作家称谓，网上发布这一消息时，还把我的一段话挂上了。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说的。对于这些报道，我说不准是不是炒作，也说不准是谁在炒作。我只是希望能看到余秋雨的文字，其他的无关紧要。余秋雨的文字很多人从《文化苦旅》中已经领略了不少，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好的东西。比如他对题材的把握，对文字的运用以及对内心情感和思想的展现。我始终觉得余秋雨是一个智慧型的人，他写东西，知道从何处去下笔。面对大量的史料和素材，他能够很好地取舍，从中抽取为己所用的精华。而且，他能够很好地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史，在挖掘这块层面的时候，会联到另一块。把这样的素材横向里或者纵向里掺和在一起去比较，去分析，去论证。这样就有了一个极好的概括力，空间感很强。读之能够让思想千里驰骋，万里奔涌。此外，他在叙述的过程中还运用了极好的想像力，每一个素材中的细节及人物都在他的笔下活泛起来，灵动起来，形象自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而读余秋雨的作品不会感到枯燥，不会感到文字的漫长。

近来就又看到了余秋雨的一些文字，读起来还是那般的好，干吗要“封笔”啊，干吗要“请辞作家”啊。你可以诋毁余秋雨，也可以抵制余秋雨，但是你无法抵制余秋雨的文字及由文字溢放出来的魅力，那是文化的、思想的光芒。《问卜中华》是一个大题目，大题目不好作，观众可看看。

袁鹰和阎纲两位老作家的作品同样可读，细腻的情感流淌在文字间，让人很容易走入他们的内心。毕淑敏的感知也很好，从中可以看到

作家对事物的独特认识。

## 九

最近看了一个报道，说80后作家渴望进入主流文坛，说他们最忌讳别人说他们完全市场化，渴望进入主流领域，期待在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无论是对参加作协，还是对参加鲁迅文学学院的文学班，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报道很可笑，既然是文坛，还会有主流或次流，或次主流之分吗？既然称他们为作家，既然他们的作品有很大的卖点，就说明他们被社会所认可。前一段有余秋雨请辞作家称号之说，作家称号还能辞掉吗？只要你写的是好东西，只要你的东西被广众接受，那么你就是一位读者熟悉的作家。即便是你退出了作家所在的某种组织，你也仍然退不出作家的名号，比如前一段东北的作家洪峰要退出作协，还有山西的一两位也宣布退出作协，这都属于行为上的事，但无碍他们是一个作家。

这样说来郭敬明的加入作协与韩寒的拒入文联都不是大事情，至于说他们的作品稍逊文学性，那或许是他们的手法使然，或许以后会日臻成熟。王蒙、白桦、雷达诸先生从欣赏后生的角度愿意推举他们，只是一种好意，不值得就此大为炒作，更不能以“招安”为一种说法。

写作永远都是个人的事情，鲁迅的简介里没有××会员，依然成为鲁迅。作协也永远不会将80后的作家关在门外，而且很快还会开办80后作家的研修班，这都表明着某种态度，至于谁能否进入作协，那是评审团的事。实际上，作协的大门对谁都一样开着。那么80后的作家进不进什么主流文坛，都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他们的作品能不能永葆青春的活力，能不能长久地被广众所认可。

年轻作家与成名作家或业余写手与体制作家的对立说明一种时代进步，对立与融合不会是绝对的，将来，90后、2000后也可能会与80后发生观点、写作手法上的对立，这都属于正常的。成熟总是春天以后的事情，但春天的萌动给人带来的新鲜与欣喜也同样是好事情而非坏事情。在当今的创作平台上是谁都可以出现的，是谁都可以发言的，谁也不可能把谁抵制掉，排斥掉，不可太狂傲，也完全没必要一争什么，越是在

文坛上闹嚷嚷的，说不定还有点个人的目的。

## 十

陕西的“陕”很有点琢磨头，陕字表面看是夹着耳朵，本身有狭窄的意思，《墨子》有“是故溪陕者速涸”之语。陕实际上是在河南省和陕西省中间地带，也就是在河南的陕县那一片，早时候有地名张汴源，古称陕源，地势必然奇特、陡陕。陕西概是陕源以西的意思。《公羊传》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陕西地盘是古秦地，所以陕西的简称为秦，有人说现在陕西的车牌都写着陕字，好像不太周延，可能这个陕字是由当年“陕甘宁”的叫法而来。那么陕北和陕南又是以陕西省的地域而名，而不是在陕县的正北或者是正南。说了这么多，追寻一个陕字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这个陕西的陕，让人想些什么，陕西人对这个陕的叫法也让人听了有味道。

陕西这一块儿可是个好地方，山有华山、太白，还有个不高但名气不小的骊山。水有黄河、洛河、汉水，还有泾渭分明的渭水和泾水，当然还有个温泉汇聚的好的塘子华清池。有秦和唐的辉煌，有数不清的地下文物，有陕北的红都，汉中的粮仓，有秦腔和陕北民歌，再往细里说还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真的是好的都让陕西占尽了，近些年兴起旅游热，很多人都往陕西蹓，蹓进去就迷上了陕北陕南到处走。上攀莲花峰，下看兵马俑，或淘点古董，或找平凹弄幅字，吃一碗羊肉泡馍，学几句陕西话，哼两嗓秦腔，来一声信天游，觉得就是沾了点“陕”气。

陕西的文化着实有值得研究的地方，陕西的文学也是如此，不说小说和诗歌，单讲散文，陕西也不可小觑，不只在文人圈里散文高手如林，就是上至省长厅长，下到打工平民，也多有嗜好散文者，时不时在哪个地方整一两章铅字出来。一批全国叫响的小说家，散文都侍弄得不错，比如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红柯等。再加上原来就操作散文且操作得很有影响的刘成章、李若冰、李天芳、方英文、萧重声，还有逝去的李佩芝姐弟，当然还有一个著名的散文理论家萧云儒。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贾平凹又将《长安》杂志办成了专发散文的刊物，更为陕西的

散文创作推波助澜，于是一大批散文作家从各个层面冒了出来。陕北、陕南、汉中各有风貌，产生的作家也就各有特色。秦腔有秦腔的味道，信天游有信天游的味道，当然还有老西安和现代西安的味道，这些味道都构成了陕西散文的味道。一大批人中，有王朝阳、吴克敬、李汉荣、史小溪、李宗奇、杜爱民、王锋、耿翔、银笙、王云奎、黄海、杜文娟、张艳茜、阎安、第广龙、高亚平、穆涛、杨莹、祁玉江、吴梦川、王炜、夏坚德、马永丰等。

## 十一

现在很有一种现象，散文作家往往地域性地出现，一出就出一群人，阵容非常整齐。仔细研究会发现，在这些阵容里会有不自觉的领军人物，而且还会有当地的社团和报刊助阵。江西就是这样，似乎这个地方有着散文写作的传统，多少年前就有一批人在全国产生影响，提到散文必然涉及江西的作家。近时江西的散文主要得益于一批年轻人，这些人的红火是十年间的事情，潮头汹涌，势不可挡。江西的散文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即气场。有气有场就有引力，有活力，就构成氛围。比如南昌、九江、赣州都有散文的气场，氛围十分好。按说文学创作是个体的事情，但相互间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江西散文界的团结也不可忽视，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捧场，加之文学界领导层的鼎力支持，就使得江西的散文走得很顺也很快。我还想着，文学也不可忽视地理环境，江西的地理环境也是出散文的因素之一，这里不仅具有独特秀雅的山水风光，更有浓郁深厚的人文历史，这里是出《滕王阁序》、《石钟山记》的地方，是出陶渊明、八大山人的地方。因也就有这样的一批人物：陈世旭、刘上洋、刘华、郑云云、胡辛、王晓莉、张绪佑、李晓君、江子、姚雪雪、李前、傅菲、范晓波、梁琴、陈蔚文、文瑞、杨振雪、樊健军、夏宇红、邱林、铁马、林琼、封强军等。其有对人文历史的关注与反思，有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有对生命的解说与歌赞，有对自然山水的描摹与感喟。文字的利用也各见所长，有诗样的赋体，大开大合，大情大歌；有朴实的畅叙，自然生活，娓娓动听；有睿智幽默，显现青春的追求与释放。

## 十二

每个作家都是生活在社会场景里，他们对时代的认知和对生活的体会同样是深刻的，因而这些作家的作品也总是从广大的民众着眼，关注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命价值，由此而显出作品深重的社会意义。范曾的《寂静的世界》，把心灵的一角给了聋哑人，他去接近他们，通过他们的手势，深入他们的内心；通过他们的表情，感知他们的情感。范曾觉得，在这嘈杂的世界里有一片寂静的土地，这些聋哑人以一颗善良的心爱着这个社会，以一双无邪的眼睛看待自己的人生。范曾在文章中写道：“说他们心灵不敏妙、感情不丰富，你就大错特错了。往往聋哑人是极智慧、极多情的。足以反证这个事实的是生活中的饶舌者往往集愚昧、薄义、寡情、嗜利诸恶德于一身，你不妨在生活中观察衡量，便可知我的判断绝对百发百中，所言不虚。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

这些作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长期研读历史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到的个性认识，他们把民族大义，人文精神作为著文的首义，在他们的文章中总能读出那种雄浑厚重、人气磅礴的气势与心性高扬的精神。王充闾的《守护着灵魂上路》，写瞿秋白在长汀被捕就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先烈思想与内心精神的探视。面对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和自己经历的艰难与曲折，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虚伪与做作，他的精神依然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同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守护着灵魂上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瞿秋白，一个外表柔弱，却大义凛然的瞿秋白。周明的《走近柏杨》，写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将自己一生珍存的五十六箱近万件的书籍、手稿及文物捐赠给中国大陆的事情，柏杨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留在台湾，就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的根。周明写出了去台湾举行捐赠仪式和见到柏杨的情景，展示了一位老作家对祖国大陆的一片深情。

## 目 录

|                  |          |
|------------------|----------|
| 散文观念 .....       | 王剑冰 (1)  |
| 炎黄赋 .....        | 范 曾 (1)  |
| 爽朗的笑声 .....      | 季美林 (3)  |
| 22年前的24小时 .....  | 铁 凝 (7)  |
| 孙犁的背影 .....      | 从维熙 (11) |
| 说花钱 .....        | 贾平凹 (14) |
| 漠风雕镂的“古城” .....  | 石 英 (17) |
| 回家去问妈妈 .....     | 毕淑敏 (20) |
| 三星堆 .....        | 王剑冰 (23) |
| 散叶 .....         | 筱 敏 (28) |
| 读荷 .....         | 吴长忠 (32) |
| 人能得到幸福吗? .....   | 王小妮 (34) |
| 万年斋山遗址随想 .....   | 陈世旭 (37) |
| 相逢开口笑(外一篇) ..... | 彭 程 (41) |
| 向下 .....         | 朱以撒 (47) |
| 生死亲情 .....       | 柯云路 (50) |
| 黄河边上的那条白狗 .....  | 乔忠延 (55) |
| 一臂之力的伟大 .....    | 朱 鸿 (58) |
| 身体里的砍刀 .....     | 杜爱民 (61) |

|                    |          |
|--------------------|----------|
| 生命里的村庄（三题） .....   | 马步升（67）  |
| 吟风·咏水 .....        | 张绪佑（77）  |
| 倾听火车 .....         | 赵宏兴（80）  |
| 紫光 .....           | 小 山（82）  |
| 彩色的西海固 .....       | 黄文山（86）  |
| 不画别人的风景 .....      | 谭延桐（89）  |
| 记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儿 .....   | 单占生（92）  |
| 兰香时，你来过 .....      | 郭翠华（95）  |
| 中药房 .....          | 冯 杰（99）  |
| 长山（外一篇） .....      | 苏 北（105） |
| 山村的魅力 .....        | 徐宜发（111） |
| 走近宣纸 .....         | 王绶青（115） |
| 南中国有个叫周庄的水乡 .....  | 杜文娟（119） |
| 长桥长 .....          | 吴克敬（122） |
| 产房 .....           | 姚雪雪（128） |
| 小城记忆 .....         | 第广龙（133） |
| 顺着一条土路寻找父亲 .....   | 铁 马（137） |
| 南山隐者 .....         | 王 飞（140） |
| 秋访沁园（外一篇） .....    | 蔡云川（145） |
|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二题） ..... | 李登建（151） |
| 绝版的抒情 .....        | 江 子（157） |
| 精神外遇 .....         | 李蔚红（161） |
| 万荷塘记 .....         | 庞俭克（166） |
| 姜花白 .....          | 陈蔚文（170） |
| 伯乐，我的同乡 .....      | 赵统斌（173） |
| 每天吃泡菜的人们 .....     | 王本道（177） |
| 牛咩肥·何首乌 .....      | 尚建荣（181） |
| 渴望地气 .....         | 余继聪（185） |
| 曾祖母的1958年冬天 .....  | 胡亚才（189） |
| 不能释怀的赵宦光 .....     | 徐卓人（193） |
| 七月荷话 .....         | 文 瑞（197） |